



綠色青年的藍色天空：ARM帶給我們的一切

文、圖 ■ 王若帆 ■ 國立台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學生



▲此為作者採訪ARM總召梓蓮時的照片，左為作者，右為梓蓮。

第一次跟被我們暱稱為阿蓮學姐的梓蓮（吳梓蓮，ARM主席）聊到ARM，聽她嫻熟的談論歐洲、亞洲的各種文化與森林特色，及行銷台灣策略，就覺得她的格局視野並非一般大學生，她正直但不莽撞，成熟但不過於圓滑，在我身邊熱愛森林、堅持環保的人當中，阿蓮是最積極、最聰明的一位。

身為有遠見的人，阿蓮一路走來都很辛苦，她創立國際部、舉辦無數次講座，主導台大森林系學生與國際的交流。如果真要說阿蓮有甚麼缺點，那就是她很會行銷台灣森林，卻不大會行銷自己。這或許是我提筆的初衷，想要記錄一個這麼棒的人，如何成就一件艱困但美好的任務。本篇採訪通篇使用第一人稱，希望可以更忠實的表達出阿蓮描述ARM時的神采飛揚。

採訪者：王若帆謹誌

一、IFSA：世界森林學生的舞台

於1973年成立的IFSA (International Forestry Students' Association) 是全世界最大的森林學生組織，有3,000個森林系學生、69個會員 (Local

Committee) 分布於40個國家——龐大數據背後，IFSA究竟是甚麼？

藉著森林系畢業校友林思吟學姊在系上舉辦介紹IFSA的講座機緣，大一升大二的暑假我開始參加IFSA，我對IFSA的印象就是一群愛玩、愛交朋友的森林系學生，想要「走到哪裡都有地陪」，漸漸在不同學校之間連成互動網絡。

現在IFSA的核心組織由主席 (President)、副主席 (Vice President)、三位委員 (Council)、財務 (Treasure) 與秘書 (Secretary) 7位學生組成，簡稱IFSA 7。所有的幹部為各國森林系在學學生，任期一年，其目標為IFSA所有的學生服務與拓展更多IFSA的交流管道。由圖中除IFSA 7外，同時為IFSA服務的工作幹部還有地區代表 (RR - Regional Representative) 與各組組長 (Head of Commissioner)。「背包客」式的旅遊時至今日，也變成動輒百人的年會IFSS (International Forestry Students' Symposium)，IFSS為期2週，皆在每年7或8月舉行，所有地區會員 (local committee ; LC) 都要遴選2到3位學生代表參加。



▲台大學生2009年在印尼IFSS中，參與由印尼NGO組織KIIC帶領的植樹活動，由左前方逆時針開始依序為吳梓蓮（大四）、蔡育唐（大三）、吳美儀（大二）、林智海（大四）、葉八方（大二）、蔡思怡（大四）。

IFSS主辦國約花2年時間籌備，安排森林生態的特色流覽及文化參訪。晚上則是各國學生結交新朋友的最好時機，比如WorkShop讓學生討論各國森林議題，也有不同主題的派對，讓歡樂回憶把國際友誼緊密的串連在一起。

除了年會之外，另一個重要的活動就是地區會議，比如南歐、北歐……等地區，每年各區域都會推舉一個國家主持。ARM (Asian Regional Meeting) 則是亞洲地區會議，由於2008年擔任會員的亞洲國家首度達4國，所以才能在2009年的IFSS中爭取舉辦亞洲地區會議。

台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以下簡稱台大森林系）學生參加IFSS至今已經7年，2004年開始，陸續有台大學生以個人名義參加IFSS，但是直到2007年9月我在台大森林系學會成立國際部，台大森林系方在2008年1月成為IFSA的LC，每年至少可讓3位同學參加IFSS。直到今年，已有15位同學有參加過IFSS，更有6位同學分別在IFSA的交換計畫部（Exchange Program Commission）、公關部、

文宣部中擔任成員，甄選參加IFSS的代表也變成系上的重要活動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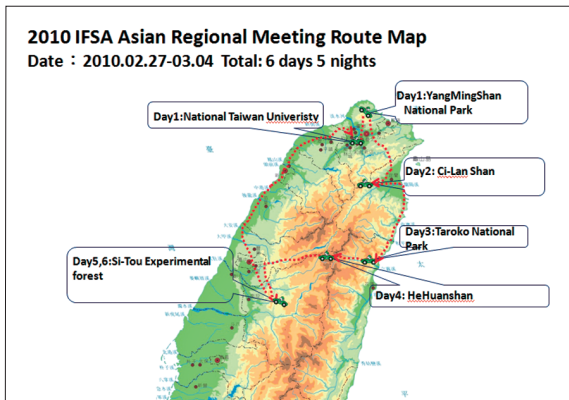
近年來IFSA的歐洲會員國數量幾近飽和，新崛起的亞洲是IFSA主席規劃的未來發展重點，亞洲國家雖然只有4國，卻有3國是在2008年內進入的，可見其新興蓬勃之姿。台灣和印尼是最資深的2個國家，對亞洲和台灣而言，如果能把握未來幾年，對撐起亞洲與歐洲森林學生的對話橋梁，以及讓台灣成為IFSA亞洲區域的領導者之一，是最好的時機。

二、寫在ARM之前：寬闊舞台與小小夢想

為什麼想要辦ARM？未曾擔任過任何活動總召的我，為什麼有勇氣舉行這「第一屆」地區會議？許多人這樣問著。這個問題放得越久，我想得越多，裡面有我個人的因素，有台灣的因素，更有亞洲的因素。

雖然IFSA有個「International」的字眼，但我覺得實際上根本該稱為「European Forestry Students' Association」歐洲森林學生協會，因為在台灣之前，唯一的亞洲會員是印尼，直到2008年才依序加入了台灣、南韓和日本，整體而言，亞洲人的聲音在IFSS裡是非常弱勢的。

事實上，無論是林業、林相、生態多樣性和文化差異，亞洲國家都很有魅力。2009年的IFSS由印尼主辦，而2010年則是南韓主辦，連2年都在亞洲國家舉辦，可見歐洲學生對亞洲的好奇心。畢竟，對他們來說，到亞洲的機票錢是一筆巨額負擔，但他們還是樂於給亞洲國家機會。



▲爭取舉辦ARM時，向外國學生展示的行程規劃簡報。
(圖中行程現已修改為最終版本的行程)

而我們有沒有把握好這個機會呢？很遺憾的，印尼的IFSS在行程和旅途品質上規劃不好，每天花費大量時間坐車，又未考慮到歐洲人的高大身材，而使學生必須難受地屈身在座位狹小的巴士中；南韓在2008年時以漂亮的水墨風格簡報爭取到主辦權，並承諾會拉到很多贊助，但是實際的報名費卻是有史以來最貴的一次—「亞洲國家主辦的IFSS怎麼是這樣子？」在南韓報告IFSS籌辦進度的會議中，歐洲學生錯愕不滿的情緒溢於言外。

台灣除了是亞洲國家外，有另一個劣勢，那就是台灣雖然是會員國，但每年主辦國宣布各會員國的參加費用時，總看不見台灣的名字，只因為台灣不在聯合國之列。台灣是第二資深的亞洲會員，但每年都未見主辦國的體貼，就算寄信詢問，得到也是「同中國大陸視之」的粗糙答案。

亞洲的表現不好、台灣的地位被忽略，在這樣的情緒累積下，一個答案慢慢清晰的浮現出來——雖然3年來我在這裡結交了近百位世界各地的朋友，雖然台大每年參加IFSS的學

生都在增加，但是這種人對人、朋友對朋友的友善，對他們理解台灣和亞洲，根本是不夠的。我需要再表現得更多、更好，才可以破除歐洲學生對亞洲的偏見，更能實踐自2007年第一次參加IFSS時，我就在心中對自己許下的承諾：讓世界認識台灣。

三、取經：歐洲經驗與台灣實踐

既然亞洲沒有辦過地區會議，我便轉而向歐洲學生詢問細節，因此看見了我們在生活習慣和處事作風上有的許多差異。我想，如果這是亞洲在地化的會議，就不能全然的橫向移植。

由於完全沒有經驗，我向參加過南歐地區會議的土耳其、保加利亞和匈牙利人請教，他們告訴我，南歐會議收3,000到5,000台幣，行程的日期大概6天到7天。如果是IFSS，因為有2個禮拜，參訪內容可以帶到文化面的東西，但是地區會議的時間只有6天，因此還是會以森林資源為主。

學生提到，近年來地區會議的價錢不斷提高，比如說上次北歐地區會議報名費開價100歐元（約4,800元台幣），造成不小的負擔，但其實不該讓學生負擔這麼大。這也讓我決定，無論如何都要把報名費壓在台幣2,500~3,000元內。

歐洲學生和亞洲學生有最大三個地方不同，第一是對於學校出席的重視，歐洲學生不太對會議時間有意見，但亞洲國家學生卻很介意在學期中請一個禮拜的假。ARM的舉辦時間協調了很久，才選在大家都還在放假

或者剛開學的時間，也就是2010年2月27日到3月4日。南韓學生甚至在最後一天結業式一結束就立刻飛回韓國，只為了趕回去上星期五的課，亞洲學生對學業的重視由此可見一般。

另外，在行程品質上，歐洲學生肯住很破爛的地方，比如曾在大雪的冬季，40幾個學生擠在只有一間廁所的大通鋪中，卻也安之若飴。「乾淨可以躺下就夠了，有床更好」是歐洲學生的標準，但亞洲同學卻會想要盡可能的讓學員住好的地方，認為住在不好的地方代表隨便。

在社交方面也有文化差異；歐洲地區會議的晚上幾乎都是Party，因為他們很擅長聊天社交，但亞洲學生比較安靜內向，如果ARM也讓晚上都是Party Time的話，可能會變得很尷尬、很流於形式。因此我把國際之夜（International Night）延到最後一個晚上，希望前4天能先讓大家彼此熟悉，最後一天的party才能玩的盡興。ARM中，國際之夜結束、場地歸還後，大家還聚在走廊上聊天到凌晨，不肯散去，國際之夜的成功，證明了當初的設想是正確的。

四、籌辦：贊助、支持、教導與感謝

無論是IFSA還是ARM，對於台灣森林領域的人來說，都是非常陌生的名詞，我要怎麼各方領域的專家說明IFSA？他們會不會嗤之以鼻？會不會覺得只是小孩子的兒戲？對於地區會議經驗豐富的歐洲國家學生而言，贊助都是最為困難的事了，那台灣呢？

ARM的籌辦過程很仰賴老師和相關領域

的人們幫忙，首先是活動的部分，一開始我們規劃「陽明山→野柳→太魯閣賞鯨→阿里山森林鐵路→溪頭→台北」，但系上的林法勤老師告訴我們冬天東北季風強烈，不適合搭船；而袁孝維老師則是建議提升行程的層次「不要只是『不錯』的景點，更要是經典、非看不可的景點」；行程中第二令人印象深刻的景點棲蘭山（僅次於合歡山雪景）則是鍾國芳老師提供的，因為棲蘭山可以向國外學生展示檜木人造林，鴛鴦湖可展示自然保留區，在林業和林相上都屬重要景點。

參考了老師們的建議和經驗後，決定「陽明山→棲蘭山→太魯閣→合歡山→溪頭→台北」的最終行程，王立志老師也提醒我們從太魯閣到合歡山的高度落差達近3000公尺，不能車子一路登上，必須在途中休息至少半小時。聽了老師的建議後，我們改在半路上用午餐兼休息。攻頂石門山的過程，才得以只有一位學員有輕微高山症，其他同學都無不適症狀。

在爭取經費的過程中，台大生農學院陳保基院長、王松永老師及中華林學會的理事們都給我們強力的支持，王松永老師幫我們爭取了許多民間單位的贊助，陳院長更是率先給予我們口頭鼓勵和經濟支持的人。森林系羅漢強系主任也在行政程序上給予我們指點，讓我們能夠照顧到許多細緻的面相。老師們的認同，讓擔心IFSA國內知名度不足的我們，在最起初的時候就能打入一劑強心針。

林務局的夏榮生科長在電話中說：「如果我有機會再年輕一次，我會很想參加這個



▲左圖為ARM開幕式中，林務局魏立志副局長致詞。魏副局長也是開幕式上的演講者，題目為「台灣林業概論」。右圖為貴賓與聽眾專心聆聽的神情。

活動。現在既然我不是學生，就盡最大的力來幫助這個活動。」；青輔會的王育群處長是森林系畢業的學姐，告訴我們她很開心學弟妹知道IFSA的訊息，甚至辦了這樣的活動，可以和國際接軌；教育部在閱讀企劃書後，給了比預期更多的贊助，一舉解決了最大宗的車資問題；王亞男老師身為台大實驗林林管處處長，在活動上惠與許多指導與協助，在溪頭的解說是以接待外賓的規模進行，讓學生可以享受到最高品質的解說。

活動開始之初，我其實很擔心IFSA在台灣知名度不夠，別人會覺得我們是花錢讓外國學生玩，看不到擔任ARM地主國背後的脈絡和意義。尤其是南韓拉不到贊助的結果，以及歷年來節節升高的報名費，意味著贊助越來越難拉，但感謝得到許多人們的支持、指導與協助，才能成就這個被稱為「地區會議典範」的ARM經驗。

五、危機與轉機：意外的美好

這次ARM中遇到最大的問題，是我當初詢問各個舉辦過地區會議的人都不曾遇到過的，就是在活動開始一個

星期前，我陸陸續續收到各國學生取消報名的通知，對於收支剛好打平的ARM來說，是一次令人措手不及的重大危機，但卻意外的產生了美好的結果。

接到第一封取消報名的信是在大年初四，匈牙利的兩人因為身體因素不能來了，那時候還覺得沒關係，但到一個星期前，我卻累積了9個人要取消。那時候我很生氣，覺得他們沒有尊重這個活動，生氣之餘我去看預算表，發現這9個人等於27,000元的報名費，贊助本來算是剛好打平的，但一下子少了27,000元，活動一定會開天窗。

當時我想到的唯一方法就是開放名額給後補的同學，所以便在台大、中興、嘉大、屏科大都釋放了後補的名額。其實第一階段中興的同學報名了7位，但因為各校代表數量均衡的問題，我有點殘忍地要他們自己決定4個代表，那時候我想，2個月前我才寄信拒絕了他們的申請，現在突然說開放了、你們可以來了，中興同學會不會有不好的感覺？但中興的同學卻是出乎意料的踴躍，我寄信的隔天他們就回信了，說他們很願意參加。

工作人員不算，台灣同學的數量一下子來到13位，佔了報名者一半人數了。因為在印尼IFSS時南韓同學去了10位，整整2個星期的活動，他們一直待在一起，只講韓語。那時我感覺，人一出就容易自成一國，和外國學生的相處時間就會減少，現在台灣同學會不會重蹈覆轍？如果大家又聚在一起講中文，就無法達到ARM的「交流」目的了，我其實很擔心。

第一天晚上在國際大旅館，台灣學生們

自己圍成一圈自介，我以一個學姊和主席的身分說，我很開心大家過來，但我希望大家把握機會，多多融入外國學生中，希望不要太拘束自己，可以好好跟外國學生玩。

隔天往宜蘭的車程上，我看見一位中興的同學主動和印尼同學攀談，試圖學印尼話，他學得不太標準，但是看著中興同學以學語言的方式開始聊天，我想起第一年我在IFSS也是這樣作的，每次車上和不同國籍的人坐在一起，我也是以學習他們國家語言的問候語開始。

我也看見ARM的工作人員們，和舉辦過地區會議的土耳其人Yasemin聊到她們第一次參加會議，覺得用英文講話很困難，Yasemin跟他們分享她2年前自己第一次參加地區會議的情況，她那時候會德文、羅馬尼亞文、土耳其文，就是不會英文，但IFSA的學生很友善的告訴她「這是一個大家庭，不要怕」，她的英文，也是有了他們的激勵，才能像現在一樣講的這麼好。

那時候我開始感到放心，因為學弟妹們並未膽怯，他們正在努力嘗試。之後整個行程中，台灣同學和外國同學們的互動很好，這對我而言是最驚喜的結果，也是ARM的最大收穫吧！

六、ARM行腳：39人的燦爛一頁

這次ARM樹立了兩個標竿：最貼心的工作團隊、最知性的交流探討，我們的活動和安排是過去地區會議甚至IFSS都不曾作到，甚至不曾想像過的，而我們做到了。

在6天行程中，參訪地點依序為陽明山國

家公園、鴛鴦湖自然保留區、太魯閣國家公園、合歡山、溪頭自然教育園區。

在6天皆是良好天候的條件下，與會學生能盡興的欣賞與學習，外國學生可以在陽明山體驗了小油坑硫氣的影響，二子坪的「無障礙坡道」和低海拔榕楠林帶植群；在鴛鴦湖認識扁柏、台灣杜鵑，棲蘭山130線環形步道認識紅檜；太魯閣健走砂卡礑步道，了解台灣地質作用如何劇烈地影響地貌；在合歡山攻上百岳之一石門山，除了看森林線和玉山箭竹等植群，更幸運的是在活動前一週合歡山下雪，沿路步道都是積雪，來自印尼的同學更說這是他第一次看到雪；第六天溪頭



▲大家在砂卡礑步道前合照，石橋上的獅子各有不同姿態，讓外國學生看了感到很新奇、有趣。



▲在進入鴛鴦湖自然保留區步道前，學員聽完講解後，將依序走進鴛鴦湖自然保留區步道中，往返時間約3小時。解說員為退輔會棲蘭山工作站林進龍主任。在步道中，除了觀看檜木天然林和台灣杜鵑，學員也盡情欣賞鴛鴦湖的山光水色。鴛鴦湖景點在活動結束前的問卷調查中，被票選為學員最喜歡的景點第二名。



▲學員登上台灣百岳之一的石門山山頂，並拍下合照以資留念。

合歡山被學員票選為行程中印象最深的景點第一名。

自然教育園區則參訪了台大實驗林森林經營及遊憩管理，在空中走廊上近距離的看見著生於樹冠層的鳥巢蕨及水龍骨，透過參觀的行程，具體的了解人工林的現狀。

此外，也藉由休息站的選擇，讓整個行程的可看性更為添增，比如像清水斷崖、太魯閣長春祠、碧綠神木、埔里酒廠……等。總體而言，我們在6天的行程中，成功的盡可能的呈現了台灣的各個精華景點，達到預期的「展示台灣生態特色」的目標。

知性和貼心，是ARM最驕傲的2項特色，由於了解亞洲人重學業的特質，一開始我便將ARM定義為「森林青年的知識論壇」，然而真正讓ARM成為知性之旅的推手，則是第一批參加IFSA的台灣人，森林系畢業校友林思吟學姊，她以台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TAMEE）講師、資深IFSA會員等身分，全程參與ARM，思吟學姊主持了數個精彩的WorkShop活動：FishBanks海洋漁獲爭霸戰、「誰是環境友善國家？」亞洲定位討論、「你的衣服是在哪裡製造的？」世界經濟分工觀察、「超級比一比！」各國象徵物表演。

帶領活動之餘，思吟學姊更分享許多國際青年活動經驗，和她參與哥本哈根會議的種種見聞，讓ARM成為為歷屆IFSA活動中宏觀、知性度最高、也最豐富的會議。

「FishBanks◎海洋漁業資源爭奪戰」讓我們從競爭獵捕中去思考生態議題，參與者必須與不同國家的人互相合作組隊競賽，藉由電腦調控的天然災難、魚量、船隻的拍賣，以及各組之間因海洋資源崩潰而展開的談判與協商，讓學生深刻體會天然資源有其終止的一天，各組磋商時的角力互鬥也使學生實際感受國際場合中，各個國家如何維護自身已有的權益，又同時兼顧生態平衡。

「我知道自然資源有天會浩劫，但我不知道就是明天」，與會學生皆稱這是一次震撼的模擬遊戲經驗。

另外，思吟學姊在「誰是環境友善國家」中，請大家選擇自己心目中對環境最友善的國家，大家身為亞洲人，卻紛紛選擇歐洲各國。然而，比照歐洲龐大的資源浪費和事後補救措施，亞洲早在很早之前，就懂得休養山林的道理。在歐洲領導各種環境議題



▲晚上WorkShop：講師林思吟以「海洋漁業資源爭奪戰」（FishBanks）遊戲帶領大家思考資源危機。圖中學員們正專心聆聽不同的船隻競拍方式並思考船隻在該年度該如何分配。

的今日，亞洲青年不應只被口號和標語牽著跑，而要有「亞洲特色」的想法。

2月28日是台灣的元宵節，為了讓與會學員參與節日，工作團隊煮了湯圓讓大家一邊享用湯圓一邊競賽動腦。

「這是我遇過最貼心的營隊」、「台灣人真的很熱情」，則是與會學生給予我們工作團隊的評語，嚴格說起來，工人們在會議內並沒有刻意想要表現體貼，但是我們發自內心的「注意每個學員的感受」，卻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

第一天晚上，有位日本同學Misako因為不舒服而沒有參加WorkShop，我去房間找她，那時只有我們兩人，Misako說她不是吃壞肚子，是緊張就會胃痛，她覺得她英文很差，又是第一次出國、第一次獨自參加學生活動，因此心理負擔很大。那時我就詢問怎樣可以讓她比較緩和，因為她沒有吃晚餐，那能不能幫她在7-11買點甚麼？同時，我建議她可以去泡溫泉，她聽了非常興奮，原本躺著的她立刻坐直。這也讓我體會到一個在異國的溫泉，對日本人有著多大的親近感。

Misako回日本後寄禮物並寫信給我們，她說這次胃痛是她有史以來最痛的一次，代表那時候她真的很緊張，但由於那天晚上的處理狀況不錯，然後工人們之後都特別照顧她，因此輕鬆不少，甚至在最後一晚被封為最愛玩Miss Crazy。此外，Misako也想要在九州大學創立一個IFSA LC，ARM對她影響十分深遠。

食物方面也是我們很注意的，由於有不能吃豬肉的印尼和土耳其回教徒同學，因此在

訂餐時，我們都特別強調「不能只有豬肉，雞牛魚也要各一盤」，增加學員的選擇。每天吃飯前，會特別指明有豬肉的菜，提醒他們不要誤夾；也由於許多國外同學不習慣台灣合菜，頭幾天只有水果吃得下，負責膳食的智海觀察了他們對水果接受度最高，就想要多買點水果幫學員們加菜、補充營養。

國際之夜那晚，印尼同學Dinar特別來向工作人員致意，她說她參加過幾屆IFSS，沒有主辦單位會照顧到他們的需求，大家多半是抱著「你不吃我準備的食物，就要自己想辦法」的心態，只有在ARM中，她感到自己全然的被尊重、被關心，這是過去的國家都不曾作到的。

聽過不少外國旅客覺得台灣人很熱心，總覺得那可能只是我們對待異地旅客本來就會更好一點，但如今從國際視野看自己，我能很驕傲的說，我們的確是充滿熱情，善解人意的民族啊。



▲台灣、日本、南韓、印尼、土耳其五國藉由擺攤和歌舞表演交流彼此的文化，其中日本和印尼選擇傳統舞蹈，南韓、土耳其和台灣選擇流行音樂。另外，表演後接著展開異國商品拍賣會和抽獎活動，以各國代表捐贈的各項特色禮物做拍賣品，再讓各國學生喊價競標，娛樂和文化交流效果兼備。笑談聲此起彼落，異國新舊時空交錯，成就一個繽紛喧嘩的國際之夜。（圖為大家在土耳其和南韓的攤位前合照。）



▲ ARM工作團隊：由左至右分別是林思吟學姊、活動蔡孜奕（研一）、主席吳梓蓮（大四）、文書王景平（大三）、活動林瑜婷（大四）、庶務林智海（大四）、總務王若帆（大二）、副主席蔡育唐（大三），右邊兩位是日本學生Misako與隨隊攝影徐嘉凱。

七、寫在ARM之後：小小火種，大大光芒

ARM結束了，「我們做到了！」的興奮感消退之餘，讓我更加欣喜的是，從與會的各個學弟妹的眼裡和他們寄回給我們的回饋信中，我知道我在他們心中埋藏了小小的火種，一個有可能燃燒到全世界的火種。

ARM這個活動，要說小可小，說大可大。說小的話，它也就是一個星期的營隊；說大的話，它對台灣的森林系學生而言，是一次別開生面的接觸，原本只有台大森林系國際部知道IFSA是甚麼，現在，台大、中興、嘉大、屏科大的學生都知道IFSA是甚麼了，他們也了解到，自己眼中習以為常的森林和生態環境，竟能帶給外國同學如此之大的驚奇。

從爭取主辦開始，我體認到別人不會主動給你機會，發聲的權力要自己去爭取。舉辦地區會議是IFSA慣例，但卻未見具體的輔導措施；ARM雖然隸屬於IFSA之下，但並沒有從其獲得任何贊助和協助；活動結束了，也未見主席詢問活動成果……，這一切讓我更加體認到



▲活動結束，大家在溪頭合照作為結業證明，盡興而歸，約好在今年八月的南韓IFSS會議，還要再見面。

在國際上，如果你不為自己國家爭取，別人是不会給我們這個機會的。但當我們感到自己不受到幫助，不應打退堂鼓，而要更積極、更努力。

而最令我振奮的是，ARM的後續回饋正不斷的展現開來：屏科大的同學說他真的體會到英文的重要了，期待自己可以把語文練得更好，中興的同學為了更了解LC的狀況，特地搭車上台北跟我討論；台大的學弟妹也開始想要爭取IFSS或是其他國際交流活動；因為有了ARM，把這群對國際事務有興趣的學生聚在一起，有可能組成一個跨校的「IFSA台灣團隊」，來參加2010年在南韓的IFSS，更多的夢想和規劃即將開展。

台灣從2004年就有同學去參加IFSS，但是直到2008年，台大森林系才終於加入IFSA的大家族，這條路緩慢而辛苦。而現在學弟妹們的積極，讓我有信心這個活動已經讓IFSA在台灣學生的心中生根，IFSA與台灣之緣不會斷，台灣將會站的更穩，走的更健。🌱